

由自与主民

著 南 真 民

行 印 局 書 山 各

名山時論叢書

民 主 與 自 由

錢實甫著

名山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著 者 錢 實 甫

主 編 者 錢實甫 繆振鵬

發 行 者 名 山 書 局

上海露香閣路義安里一號

發 行 人 黃 大 白

印 刷 者 改 造 出 版 社

叢 時
書 論

民 主 與 自 由

定 價 國 幣 元

(外埠酌加包裝寄費)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滬 一 版

0047 1(35,11)

32 平 甲 10.

全 × × 甲 2.

*001兌 (實15)

編刊時論叢書叙言

戰神像永恆無止的大氣一般，自有人類以來便籠罩着我們。遠的不談，一個三十歲以上的人，就曾身經兩次慘不忍言的世界大戰。今日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在失業、貧困、飢饉、疫癘的種種迫害之餘，却担着比這些更可怕的威脅，雖然和平的呼聲響徹雲霄，翻開報紙，到處都瀰漫着火藥氣味，一個大規模的戰爭才告終止，另一個規模更大，更殘酷的毀滅性戰爭正在加緊準備着。擴充軍備，改良殺人利器，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互相競爭；外交人員爲一個集團、一個國家、一個階級的利益，在任何議席上爭得臉紅耳赤，間諜人員却在暗中勾心鬥角，互相窺探對方的祕密，以及從事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人類終將要在戰爭中毀滅嗎？還是可以想法逃出這可悲的劫運？如何避免前者，促成後者，此中包括着許多問題：國與國間如何維持平衡，達到和平相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否必須以武力來清算？如何調和各種學說和理想？如何適應更新的發明所可能形成的新環境？什麼制度和理想更適應於每一國度和世界全體？這一切都要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許多關心人類未

來運命的人，絞盡他們的腦汁，在千鈞一髮中拿出更有效的辦法和主張來。

科學技術的進步已經使世界小到像一個複雜的大家庭，每一國中一個小小的內政問題都能牽涉到人類全體，因此除非是一個麻木不仁，醉生夢死，或根本無知的人，才能對於國內及國際間一切發展漠不關心。爲要滿足許多人無窮盡的需要，我們才決定編刊這一套叢書。

時論叢書所收集的著作，自然以討論中國問題爲主，但一切世界性有價值的論著，我們絕不忽視。我們的態度當力求無偏無頗，不存任何成見，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態度客觀，動機純潔的一切著作，不管他從什麼角度分析問題，更不問他屬左屬右，都在我們的歡迎之列。

時論叢書所收集的著作，以現實問題爲主，不注重純粹的學理，雖然在許多情形下純學理却是處理現實問題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此點言，我們注重的是深入淺出，我們要使此類書籍，成爲大衆普遍的精神食糧，不希望它僅在圖書館裏佔一個空位。因此時論叢書是現實的，通俗的，客觀的。從空間言，他們所討論的都是和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實際問題；從時間言，他們可以成爲這一時代的史料，反映這一時代的思想。也許我們的希望過大，但我們熱烈地希望讀者和批評家對於本叢書能够給以善意的批評和指教，使我們於以後選擇時知所借鏡。

——前言

我們當前值得考慮的大事，不是中國國民黨幾時開放政權，而是民衆如何行使政權的問題。中國國民黨已有決心援政於民的誠懇表示，管理國家大事的重責，馬上就會落到我們的兩肩上來。我們已經做了怎樣的準備？

這一重大的責任，我們是無法可以推諉卸除的。假如準備不夠的話，關係非輕；是否應該及早考慮？

真正的中國民衆，有正常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興趣，而沒有任何政治野心的公民，並不無條件的慶幸政權開放，認為這便是一個所謂「奪取政權」的絕好機會。相反的，除了感到滿意之外，更會覺到可慮的地方正多。何況我們又正值一個非常艱鉅的時代？

在充分準備的同時，必須更有充分的認識；其實這也就是準備的內容之一。我們決心奮起，勇敢的接受這一重大的責任，當然即應加速而圓滿的完成我們所應有的準備。

這個小冊子裏面所提到的，全是個人的意見。也許對，也許不對，但總屬個人的意見。貢獻說不上，參考甚至也談不到，却希望能因此而引起最好的意見來。目前，這樣性質的出版物，似乎太少了一些。正如缺乏糧食與裝備的軍隊一樣，總攻擊的命令快要頒下，怎樣去作戰呢？個人憑着區區的薄力，獻一升糧，獻一釐金。雖屬無補，總已盡心。

『世上原有許多人，口裏談自由，心裏却是專制的。』

——J. Bryce

民主與自由目次

一	一個動人的名詞.....
二	直覺的與錯覺的.....
三	物必先腐而後虫生.....
四	舊觀念與新機構.....
五	太阿倒持.....
六	瞞準.....
七	政治上的攄容與蠢魚.....
八	徒法不能以自行.....
九	天助自助者.....
一〇	承認旁人.....
一一	尊重反對者.....
一二	反叛與同化.....
一三	暴力統治.....

一四	自由的永生
一五	自由與統制
一六	正統的傳統的道統的
一七	前途

民主與自由

一、一個動人的名詞

民主思想，幾乎和人類的文化歷史，同其悠久；但真正的民主制度，却迄今還沒有徹底而圓滿建立起來的事實。

在目前，與其說是民主政治的極盛時期，到不如說才剛是這一運動的開端。中國如此，世界也正如此。

我們不能被這一漂亮的名詞所惑，要睜開眼睛仔細看看它的內容究竟如何，再去仔細想想它又必須具備那些基本的條件，方才名副其實。無論有關它的宣傳怎樣動人，若仍以資本主義為其核心，若仍在暗中潛伏着獨裁的勢力，到底算不得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民主的真正可怕的敵人，不是獨裁或專制的政治。這種反動勢力的存在，決不足以威脅它的根基，更不足以阻礙它的發展。假藉民主的招牌而肆其野心，運用所謂「透過民主方式」的技倆的，才是民主最可怕的敵人。

羅蘭夫人曾經慨乎言之說：自由、自由，不知有若干人假你名義以作惡！我們今日之於民主，也

同樣抱有如此的隱憂！

民主是時代的潮流，和平的象徵，理性的標誌，幸福的源泉，光明的種子；而且是人類的需要。民主是個體生活的改進根本，羣衆生機的美滿方式，社會生計的發展重心，國家生存的理想形態。世界大同這一偉大目標的完成，人類能得永久延長其幸福光明的生命，也以它爲起點。

民主是人類思想上的一個結晶，也是文化歷程中的最大的收穫。雖然它目前還有許多亟待補充的缺點，但它將來的成就必是無限的，終能得一光耀燦爛的成果。

由於民主力量的積極展開，足以威脅到反動勢力的存在，故消滅它的企圖也便逐漸增強，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向。但，這並不足懼，民主的偉大狂潮包容有全人類的支援，決沒有任何一種反動的勢力足以對抗。

爲甚麼我們還不能夠安享其成呢？反動勢力的阻礙尙屬次要的原因，主要的緣故却來之於它本身的缺點，——思想上的與制度上的不健全。有了這些理論的與事實的弱點，才給敵人以可乘的機會，運用它來當做一個無與比美的工具，以得充分發揮其野心。

文化的成果本是利於人類的，却往往獨厚於某些特殊分子，而爲害大衆。比如科學上的發明與進步，何嘗不是人類的福音，但羣衆究能享受幾何？大部分的成就却被利用爲屠殺的工具。假如沒有現代文化的成就，屠殺的威力便也不會如此之強。文化的成果不獨能屠殺人類，而且更能摧毀到文化的

本身。戰爭所引起的是人類的浩劫，也引起了文化的浩劫，這豈不是絕大的矛盾！

悲觀論者，認定這乃是必然的結果，無可挽回的厄運。他們乃主張摧毀文化，而且要從根本上去消滅文化的存在，以圖挽救人類的浩劫。假如文化確屬具有自己發展而自己摧毀的天性；那麼，與它在它由發展而摧毀的過程中，給予人類絕大的苦痛，自不如根本消滅它的爲好。但這只是一種玄想，由反感而生的過激之念。意圖根本消滅文化的衝動與努力，其本身也便是一種文化，在理論上即有先天的矛盾。

文化是無罪的，更是無過的。我們不贊同這種消極的態度。激忿之言，斷不足以解決問題。

科學與民主，同爲文化的近代之花，亦同屬於不幸的境地。科學變成殺人的工具，民主變成制人的工具；但這只是一種病態罷了，我們不能對之絕望。我們應有積極的態度，努力以求它的正常發展，務使一點一滴的成績，盡能於我們有利而無弊。

這是可能的嗎？人類的理智與需要可以正確的答覆你：絕對的可能。

我們今日一致熱望民主的實施，誰都具有十分的誠意。它並非一個口號，作爲標榜或誘惑的工具。這一個偉大的目標，斷不能把它當做任何性質的手段，也不能藉它而另起一種隱蔽的作用。假如視同手段、別有作用的話，則是一種最不忠實的態度，且是民主的最大敵人。

清談到底是無用的，空想更無分現的可能。希望民主從天而降，使我們能够坐享其成，等於是一

願上蒼早生聖人」；和「禱告真命天子出世」的愚昧心理，一般的可笑。民主的前途，究有若干的成就，全靠我們一致的奮鬥。

我們大家不去管它，民主決不會自來。我們只是口頭說說，民主也不會無中生有。即是我們奮鬥不力，其成績也屬有限。假如我們想要知道中國民主的前途如何，無論用怎樣的方法都不能求得解答，只有反躬自問本己是否有此決心。要明白將來的實效究有多少，即質的優美可能達到怎樣的程度，同樣不必它求，只問問自己究已準備了若干的力量。

民主無法找到遺傳者或授讀者，我們切莫妄存繼承的心理。它在本質上便是一種創造。奮鬥——決心與努力——才是創造的原動力與主動力。我們每個人都是主體，也是主人；必須打定主意，提出主張；立於主動的地位，視為主要的任務：一切以我們為主，一切由我們做主。我們便是「民」，能够這樣去具備「主」的條件，才有效果。

悲觀與消極的心理，遲疑與焦慮的意思，全是決心不夠的表現。基礎的脆弱，缺點的暴露，流弊的發生，苦悶的存在：都是起於努力的不够。

「權」是一種力量，是人類用來奮鬥的。權的本身，其來由與形成，便都是奮鬥的賜予和累積。除了奮鬥以外，權乃別無淵源與發展的可能。民主是一種權的運用方式，故必須以奮鬥為其靈魂，為其骨幹。社會的發展歷程是其永不停止的進化作用，也便是人類奮鬥的不斷延續。政治的以及其它各

方面的發展，亦莫不起於奮鬥。

這是一個動人的名詞。惟其動人，便往往頗能誤人——迷人甚至害人。它正如一個美麗的妖精一般，其誤人就在其能動人之處。

沒有任何一種誘力比它更大的。缺乏民主經驗的人們，正如血氣未定的少年一般，尤易為其所動，也尤易為其所害。

二、直覺的與錯覺的

人們往往對於最近的事象不很留心，而於最遠的蹟象反能注意；與自己最有關係的事情常被忽略，和自己少有關聯的事情却被重視。一切科學研究的發展程序中，天文學提出較早，社會學成立較遲，便是一個明證。

人類的特色，在其具有豐富的感覺。當經驗貧乏和推理作用尚未運用純熟的時期，便常以單純起於直覺的所得，代替全部的知識，於是錯覺也即伴同發生。梁漱溟先生說得好，人類和禽獸不同的地方，在其有「錯誤的本能」。這話也許還待考慮，但却頗能道出人類的特性，至少在我是深信不疑的。

人類有所謂「理智」的存在，故被譽為萬物之靈。理智是甚麼？求之於哲學，便是「理性」，泛

指思考和推理等作用而言，和「感性」是對稱的。簡單的說，就是一種「自作聰明」的能力。有了它，人類乃可不必完全照着自然律的規定，永久去過一種機械性的生活。這是透破刻板生活方式的創造力，足以征服自然與利用自然，改造環境。社會進化作用之能不停止的發展，便全是這一力量的發揮。

聰明於人類的好處實在太多，然而其壞處却也不少。理性和感性一般，不能完全保持它的正確率，萬無一失。自然現象全屬當然的，無所謂善惡是非，更無所謂正確或錯誤。其它動物完全服從自然律的支配，也便說不出正確或錯誤的標準來。唯獨人類是特別的，而有自然以外的自己的意識存在。於是，人類推理結果之與事實，個人主觀見解之於旁人，就可能發生種種的差異，錯誤也就於此而起。我們雖不能武斷說人類必有「錯誤的本能」，但「錯誤的可能」則是極大的。

如果這些前提可以成立的話，我們不妨用來說明民主觀念的何以由來頗早，以及其開始就陷於偏狹偏頗之途的簡單理由。

我們對於社會和人生的看法，最原始的簡單概念，不外兩種：一種是宿命論，一種是平等觀。宿命論者各安本分，絕無妄想，對於現實的一切視為當然，根本就不打算加以任何的改革。生為貴族或富豪的人，認為自己的享樂並非過分，似乎先天上他們便具有禮樣的特殊權利。生而下賤或貧苦的人，同樣不以自己的窮辱為怪，好像他們的這樣最不利的生活，理應如此。社會上無論有怎樣差別懸殊

的情形存在，却不會引起不平的感覺，一切總是這樣的照舊維持下去。大家信命，亦大家安命，別無其它的話可說。

若有人稍作進一步的觀察，便會不以爲然。人類既是同屬天生，則不應有絲毫的差別，必須一律能得平等的享受，才合道理。由於這種意見的衝動，時或發爲言論，時或引起改革。言論或屬直接的批評，指出現實的不對究在那裏；或則間接去發揮個人的理想，指出怎樣的事實才是最合理的。改革或起於過分不平的反抗，或由於美中不足的熱望。改革須有較大的勇氣與犧牲，不容易成爲事實；言論則要比較輕鬆得多了。

最早的社會確屬完全平等的，幾經變化，才漸漸形成了種種不平的事實。古代的哲人目睹這種不平的事象，而且更充分的見到了由那些不平中所引起的若干糾紛與苦痛，決非合理的現象。他們本其悲天憫人之心，乃發爲要求平等之論。他們是理智比較發達的人，且多半居於中間階級，既非不平的製造者或得利者，也非不平的承受者或被害者；可以說，其認識頗有超然性與客觀性。以前所講的宿命論的兩種方式，不易在他們的意識上表現出來。但，他們真屬「旁觀者清」嗎？

從古代哲人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發見一個非常奇特的事實。他們一方面雖在強調社會的必須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却容許還有奴隸的存在。所謂初期的民主思想，便是和奴隸制度並存的。這在我們今日看來，不免可笑，其實我們今日也儘有許多可笑的地方，不過自己尚未發覺罷了。

社會階級的懸殊太甚，苦樂相差極遠，這事象太明白了，只憑直覺就可以感知。唯其如此，才容易忽略某些重要的部分，便以為已是包括了全部。若把奴隸不看成是國家的人民，甚至不當他們是人類，則在我們的觀念上，自然不會把他們列入「民」的範圍。所謂民主，也就可能沒有他們的份兒。太陽每天從地球的東邊出來，又從地球的西邊下去，只憑直覺，就可以完全看到這種現象。直覺所得的悠久經驗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居間不動，太陽則繞地而行。這種現象亘古不變，當然不能再有疑問。古代無論怎樣聰明的人，也不會疑懷到這種看法的不對。自然現象如此，社會現象也同樣如此。這種錯覺，正來之於人類的直覺。

近代民主運動的努力不能說不大，其成就也不能說太少，然而我們還是不滿。爲甚麼？這些歷史上的結晶，只被資產階級所獨享了，大多數的「民」並沒有得着甚麼好處。因此，便引起了許多對於資產階級的咀咒。以後的運動，則以無產階級爲其主力，要爭取大多數人的權益。在鬥爭中，其意向頗似出於仇恨而圖報復，並且明白主張以無產階級的獨裁推翻資產階級的專制。這可以說，事實上乃無異是用不平代替不平。

民主思想本出於對君主政制或貴族政治的反激，故開始便以多數利益對抗少數利益爲重心。Democracy 一字的語源，也就是多數主義的意思。然而我們想想，民主的真諦是否只應以多數爲足？「全數」是不是更合理？在直覺上的反應，多數似乎便已是真理的象徵了；殊不知恰好便是一種